通志堂経解

D仁12
L411
434

口12
門
歸
卷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鄭氏曰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

孔氏曰自此至而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窆下棺也既引是在塗故遂送君不待子而先還若葬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

盧陵胡氏曰封墳即歸不在子還之後鄭意謂子亦當速反而虞不俟封墳故讀封爲窆然長子歸虞餘子封墳乃歸也封如字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扳上衽不以

私喪包至尊

孔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者尋常是吉忽聞君喪若著笄纚則與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恒故知葬時著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鄭氏曰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宗子是士今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下文云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則是據諸侯也宗子祭時祝辭云孝子某謂宗子也介子某謂庶子爲大夫者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也上云庶子爲大夫祝云介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鄭云使若可以祭然

橫渠張氏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

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惟爲士直爲庶人亦然

嚴陵方氏曰宗子爲之正庶子爲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衆婦爲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爲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以其用介子之牲而祭故言爲介子某以介子攝爲祭主故言使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此言薦下言執互相備爾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鄭氏曰此之謂宗子攝大夫

孔氏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孔子荅畢更爲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在家祭禮喪服小記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攝主不配不綏不嘏不舉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鄭氏曰皆辟正主厭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孔氏曰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爲攝主不敢備禮案少牢特牲禮祝酌奠于奧南復以辭饗告神是室奧陰靜

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于西北隅得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又爲繹祭亦爲陽厭也厭是神之厭飫今攝主謙退不爲陽厭似若神未厭飫然也將祭旅酬之時賓奠不舉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唯主人受嘏主人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凡將受福先爲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綏是減毀之名故從周禮墮爲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此經所陳從祭末以次至祭初逆陳之以攝主非正逆陳以見義

長樂陳氏曰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飫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則陽厭之略可知也攝主不假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鍾鼓賛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綏祭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子不綏士虞無尸不綏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

考要之皆先祭肺而已

山陰陸氏曰案祭之序配然後綏祭假次之旅次之陽厭最其後也今其言如此著尤不得已然後不配假嘏也以假易之著嘏假也此亦奠酬其異者不歸肉據昏禮奠酬歸婦俎於婦氏人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鄭氏曰布奠謂主人酬賓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孔氏曰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即不旅酬之事以上文總云主人祭祀自此下更論賓禮有闕也案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訖乃行旅酬故鄭云此酬之始止旅謂止旅酬之事

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鄭氏曰內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孔氏曰諸助祭賓客各使歸俎歸餽也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也其將祭辭告于賓與常禮亦別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爲壇謂不祭

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也宗子死言祭於家容無廟也稱名不言孝者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故云身沒而已子游之徒用此禮祭也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上問宗子在他國庶子爲大夫得攝祭今問庶子無爵者云哉者以無正文疑而量度之爵守子雖有廟在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也此宗廟謂有罪者若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註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此孔子據宗子有爵身在外其廟在家而言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辭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容宗子之家無爵不立廟或云祭於家是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故也孝子是宗子之稱庶子不得稱唯已身終沒而已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時可以稱孝禮無正文孔子引子游之徒有庶子祭用此禮是順於古義也今庶子祭妄爲祭法是誣於祭

橫渠張氏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稊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而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墓人爲墓祭之尸是亦有時爲之非禮經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嚴陵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爲之殺焉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老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鄭氏曰曾子言尸無益無用爲厭時無尸也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厭飫而已不成其爲人成喪無尸謂與不成人同也陰厭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曾子以祭是祭神神無形象以生人象之無益死者若如厭祭亦可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也孔子謂成人之喪有爲人父之道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無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故祭殤必厭蓋以不成人又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與殤同也陰厭謂適殤也陽厭謂庶殤也

馬氏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成人者從祖祔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疏於廟則明尊卑唯其辟所尊故雖宗子不得爲成人殤也可矣

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飫也灌猶禮之有祼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自

一日而言之朝事象朝時事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今也燕夕事故詩饗言朝而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飫亦私也其所從異者飫立燕坐飫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飫私在親燕私在諸父兄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氏曰祔當爲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

孔氏曰曾子不解孔子之指謂祭殤簡略一祭之中何備有此兩厭案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不祔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爲備也如陰厭尸未入之前陽厭尸起之後見特牲少牢禮文

山陰陸氏曰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案少牢祝酌奠下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耳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則徹俎敦設于西北隅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藏其隋者此歟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參是以云殤不祔祭蓋宗子之殤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

鄭氏曰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孔氏曰孔子更爲辨云若宗子爲殤而死以未成人庶子

不得代爲之後宗子禮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爲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爲後不以父服服之詳見鄭註喪服宗子孤爲殤下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也云不序昭穆者以宗子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爲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河南程氏曰禮云宗子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禮邪

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鄭氏曰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陰厭

者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孔氏曰士祭成人特牲今亦特牲尊宗子也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耳所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玄酒重古之義祭成人則有之利成謂祭畢告供養之禮成利猶養也不舉肺無所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玄酒本不爲尸祭殤略無玄酒耳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鄭既云小宗爲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爲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註云小宗無子則絶大宗無子則不絶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爲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爲後若非殤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爲後若立兄弟爲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

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爲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熊氏曰殤與無後者唯衰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衰與除服也

山陰陸氏曰此荅曾子殤不祔祭蓋如此故曰其吉祭特牲正言吉祭嫌吉時祭從祖祔食也鄭氏謂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非是祭殤舉於祭始不舉於祭終不告利成下成人也言不舉不言不舉肺容三代祭殤皆如此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無所俎敬不足也無玄酒禮不備也是謂陰厭言若此殤然後有陰厭陽厭也雖曰從祖祔食其異者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爾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猶繹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爲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于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爲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爲陽厭也鄭註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爲總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

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宗子同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註據生者設祭之人義亦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昆弟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爲墠祭之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祭祀牲牢之屬親者主爲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子主其禮也上經云宗子爲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既

無別文故云亦爲凡殤也唯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詳見祭法註

河南程氏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嚴陵方氏曰陽尊而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闇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吾聞諸老聃云

鄭氏曰堩道也變謂異禮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已止也數讀爲速舍奠毋將舍奠行主也不蚤出不莫宿謂侵晨夜近姦寇也安知其不見星爲無日而暝作豫止也疢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曾子問葬引至塗值日食則變常豐而停住乎且遂行乎孔子荅以已從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令止柩待日光明反回而後引柩案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行凶事相左者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爲交相左也孔子

云柩務速葬不可廻反今止柩不行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至夜豈如蚤行至墓赴其吉辰也老聃言今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疚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

唐陸氏曰老聃即老子也

橫渠張氏曰豫備深思之道也苟無虞也蓋幸而免也不知道當如是若老子送葬日食而止於垣似過也然蓋有是理

嚴陵方氏曰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而有不測之患故也苟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莫宿者乎垣蓋恒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恒之塗可知也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爲愈於行也仲尼以爲禮何必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害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爲疑於疾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其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且止而行豈若止哉此仲尼所以疑於非禮而終亦以爲禮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孔子善其問難明也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私館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君所命停舍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

嚴陵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遠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鄭氏曰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絇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爲餘機曾子見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史佚成王時賢史也下殤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長殤有送葬卓者則棺載之矣史佚賢猶有所不知召公欲斂於宮中如成人史佚喪知禮者召公爲史佚問周公周公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史佚失指以爲許遂用召公之言棺謂斂於棺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園圃也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爲之狀如牀無脚及輁箕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繫著兩頭之橛又別取一繩繫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匝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堲周中故云輿機而往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於宮中案檀弓云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下殤適者有遣車諸侯庶殤亦車一乘皆不用堲周輿

機也諸侯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適長殤中殤亦車一乘
下殤無車則輿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並
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故
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遣車年又長大
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
曾子見時世禮變問其葬儀如何孔子舉史佚謂失禮所
由之人召公名奭周公云豈者怪拒之辭又云不可是不
許之辭云棺衣棺自史佚始明昔非唯於宮中不棺亦不
衣也
橫渠張氏曰墓以栽植草木處謂之園曾子問下殤葬於
園相去遠遂輿機而往者以其墓園相去塗邇若墓園相
去遠則如之何故孔子引史佚之殤史佚必是墓遠故棺
斂而往周公猶曰豈不可豈不可無乃不可也言園者當

是墓之園既曰族葬必不別之園
藍田呂氏曰園蓋在郭內藝植桑麻蔬果之地周官所謂
園廛二十而一莊子引顏子之言回有郭內之田足以供
桑麻此乃園地古者葬殤之禮極略故無棺在園以其地
近故輿機而葬及史佚欲葬其殤於墓既遠不可輿機遂
用棺衣此禮所由失今日之事若用禮則當如古或勢不
能用則非所敢聞以禮許人蓋古人之所戒
山陰陸氏曰豈不可言可也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即塗
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周公與焉用棺
衣棺謂宮中以棺草斂至墓又衣以棺也
廬陵胡氏曰言是豈於禮不可蓋恚言也先儒云豈者怪
拒之辭恐非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

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鄭氏曰出舍公館吉凶不可同處也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俛禮之前驅爲辟道

孔氏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爲尸之事受宿謂受宿齋戒也出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孔子因廣說事尸之法案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註云大夫因士連言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此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鄭氏曰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恕也孝也

孔氏曰自此至吾弗知也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卒哭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與爲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孔子引舊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喪許其致事是不奪人思親之心以己情恕彼此據君許於下也不可奪親謂臣遭親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祿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也　皇氏曰夏后氏

尚質孝子喪親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也卒哭也夏既殯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嚴陵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事同義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況金革之事而可以無辟乎

山陰陸氏曰有司從事於法者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鄭氏曰子夏疑金革無辟之事禮當有然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

吾弗知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

孔氏曰孔子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孔子言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喪而從金革蓋直貪利攻取於人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

橫渠張氏曰據稱所記老聃之說未嘗不謹禮然其書去聖棄知絶滅禮學何也老子爲人必是簡易見孔子盛容貌謹舉止故言去子之驕氣恣色及孔子之問禮不得不以禮對

金華應氏曰曾子以篤慤醇至之資而爲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深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

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曲折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荅講明之功也其後眞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荅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九

後學 戚德 挍訂

文王世子第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以其得世國故也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爲世子可爲法於後世故冠之於首且以名篇

新安王氏曰此篇首言文王爲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爲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爲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待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皆當以爲法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鄭氏曰三皆曰朝以其禮同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者文王乃喜者孝子恒兢兢也又復也莫夕也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也復初憂解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也帥而行之帥循也庶幾程式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也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瘳也

孔氏曰此篇凡有五段自此至爲世子也爲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禮及下事上之法子朝父母每日唯二故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皆曰朝以其禮同也此是聖人之法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鄭註間猶瘳也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

長樂劉氏曰周公作無逸乃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則王季之爲西伯也文王五十以前猶爲世子故自成童至於知命克盡其性以極事親之道始於爲士而終於爲聖人皆由孝於其親雖舜有所弗及焉何哉孝於親者篤誠爲本則與舜同焉以備物爲實則舜有所弗迨也以親悅爲致

則舜有所弗逮也故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堯舜三代皆所弗及此史氏所以序其事親始末垂之萬世俾夫爲君之子者有所法效則國之豈弟求配於天有根本焉文王之於王季夜不遑寐故其旦旦雞鳴而衣冠已具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以其達旦懷憂則其喜形於色也色憂行不能正履心有所懼則色形其憂急待其親則履不能正文王所行世子事王季之禮武王之爲大子也循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蓋聖人之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無所入而不爲極也前聖後聖雖歷百世其致同焉矧在父子之間又何加焉孟子所謂文王與舜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前後千有餘歲及其得志行乎中國有若符節之合盡性之事同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文王減膳武王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已程其親之食力也

長樂陳氏曰始之以文武之爲世子聖人之行也終之以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三其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以至於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中人之行朝親止於日二其有不安節則止於不滿容於其嘗饌善則能食嘗饌寡則不能飽而已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末有原則與曾元復進者異矣漢文帝之侍親疾不交目不解衣三年湯藥非所嘗則不進而袁盎以爲高世之行蓋文武以來如漢文者亦鮮儷矣

嚴陵方氏曰日出爲朝陽之始也日入爲莫陰之始也日中爲晝陰陽之始也陰陽之氣至於三時不能無變焉而人之氣血與天地陰陽相爲流通故人子之事親每於是

時必問其安否然內則言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又曰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而此言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制故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內豎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御則御於君所者也與御妻之御同義節謂起居之節也不安節則以失常而疾生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夫人之安否尤見於飲食之際故其復常也必以膳爲言焉視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在有察意在之爲察猶存之爲省也問所膳則欲知親之好羞也膳宰即膳夫也原與原替之原同夫文王之事親如此則不可以有加也故武王帥而行之而已不說冠帶而養則以親有疾故不拘常朝之日三也一飯再飯則飢飽常視親而不改私自適故也

莊氏曰中庸謂舜其大孝也與其稱文王則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蓋父子之間舜處其不幸而文王處其幸也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文王何憂焉人見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夔夔齊栗昌嘗少異且自莫而旦自旦而日中歷時未久也文王唯恐不知其親之安否其心兢兢然不啻三月三秋如也朝服而三至寢門子之於親猶不敢以自致乃至寢門之外首致問於內侍焉內侍者掌內外之通命立侍而致養者也內侍不止一人故即其當御者而問之內侍以爲安文王乃有喜色詳味乃喜之一辭文王愛敬之心可知矣想其盛服假寐於雞鳴之初柔聲下氣於內侍之問延頸聳耳於曰安

之對此時此心忡忡然若不能自釋幸其曰安則油然喜欣然慰其喜爲如何以今者之喜而知向者之憂也然則文王之憂其親如此而謂之無憂可乎曰文王之於親惟憂其有不安節爾若舜之於親則無時而不憂也載見而夔夔仍曰而號泣如窮人之無所歸故富有四海貴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想其心常如文王不能正履時也常如武王不說弁帶而養之時也故觀舜之憂而後可以知文王之無憂而後知舜之爲大孝雖然舜與王易地則皆然　又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焉則非可傳也故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茲武王所以爲達孝者歟

又曰人心有所憂慮則衣服飲食不能如常時子之於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爲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或蔬或數時其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此足以見武王事親之蔬節然則武王之孝有加於文王歟曰即文王之色憂行不能正履可以想見其不說冠帶而養也即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可以想見其一飯亦一飯再飯也故曰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旬有二日記其寢疾之日疾既損則藥餌食飲皆可進故以瘳爲減損也

山陰陸氏曰衣服不必言者言之示嚴也據使姆衣服而對言在不言察在而察之爲在察或使代焉

廬陵胡氏曰緯書皆言文王九十六始稱王及崩謚曰文此不經之說蓋記者於後追稱王耳當考

講義曰不說冠帶而養以見武王事親之誠其敬之禮可謂至矣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武王之用心其以安其親之爲至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鄭氏曰問何夢間後容卧也帝天也撫猶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君子曰終終其成功

孔氏曰文王繼王季爲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畎夷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咎周鄭註云紂間文王三伐皆勝始畏惡之因於羑里三伐謂伐畎夷方密須犬夷則被囚在四年末五年初於時必未稱王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論伐崇是類是禡行天子禮此云稱王謂受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武王云西方有九國未賓君王其終撫有之爾雅釋天云年稔也稔孰謂歲穀一孰是年爲天氣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之年老齒亦零落是年與齒俱有零落之義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今云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敎戒之義

盧陵胡氏曰武王意以齡爲善故當撫有九國也言君王者鄭云此受命之後非也先儒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惡之因於羑里三伐謂自伐鬼方至犬夷則被囚在四年也於時若稱王則反狀暴白紂肯釋其囚邪書傳又云五年伐者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獻寶而釋文王先儒因謂是年克黎至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伐崇類禡行天子禮若然文王與紂爲二王矣安得云以服事紂乎且書云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是受命以後五十年乃崩今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矣又云受命稱王妄可知也然則受命云者止謂諸侯獲天助爾非稱王也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案文王三分有二今云九國未賓足明此稱君王者不足信也人之考折天定其數今曰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文王受命惟中身謂

五十也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也

長樂劉氏曰文王受命之後疾病旬有一日而愈故武王呼曰君王也聖人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固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是以寤寐所萌與天地合與鬼神契則其脩短得以自知武王豈不識其爲年齡哉不忍形於文王之所止也史氏欲顯文王之前知乃追而記之曰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信矣

嚴陵方氏曰黃帝有華胥之遊高宗有傅說之賚文王則見大人孔子則見周公莊周則化爲蝴蝶聲伯則泣爲瓊瑰故周官有占六夢吉凶之法夢熊羆者知其爲男子之祥夢虺蛇者知其爲女子之祥衆維魚則知其實爲豐年旐維旟則知其室家溱溱或夢爲鳥而戾於天或夢爲魚

而反於淵或夢哭泣旦而田獵蓋天地之會陰陽之氣而人之魂交焉固有如此者則武王九齡之夢豈足怪哉然而文王之疾間必知武王有夢者以其愛親之心篤而思念之情深故也壽數在天而文王得以及子孫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撫者安撫而有之也

馬氏曰其夢則一而其所見則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武王之志在於安天下之民文王之志在於安性命之情達死生之分

山陰陸氏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著文王所謂我然天亦然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言動與天合如此而緩辭也乃者難辭也

石林葉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其夢亦與應焉古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參考日月星辰陰陽

天地之變則夫夢者先王所同以爲信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二而終果以爲夢邪是壽命不屬之天而損益者人也由是觀之我百爾九十非夢也其傳之妄歟

莊氏曰古之聖人未嘗無夢若黃帝夢遊華胥高宗夢得傅說夫子夢見周公皆是也武王於親疾未間之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安得有夢及夫既間而後寢蘧蘧栩栩與神明交故文王有何夢之問武王有帝與九齡之對然其夢則一其見則殊武王則以享國之數推之文王則以享年之數推之雖我百爾九十卒如文王之言要知文王之言武王之心也蓋心有所思則夜有所夢武王無是心帝豈荅以是夢哉方文王寢疾之時武王切切於心思者不過欲其親享國之多與夫享年之永而已今得帝與九齡之夢遂謂終撫九國者豈謂文王他日享國之多可以卜

其享年之永也文王則直以年齡爲告欲使武王知我之享年如此女之享年又如此天命未艾適有寢疾庸何憂乎蓋文王又因是以釋武王之憂也然則帝與九齡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召上帝之夢非文王與天爲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不然則降年有永有不永實繫乎天文王安得而私與之亦足以見聖人之心與天相爲流通而天命之脩短皆有以逆知之不知是何以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何以謂之自作元命又何以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哉若夫古者謂年齡則九齡乃九年爾文王何取以爲九十注家遂謂九齡爲九十年之祥已爲牽合況文王百年之數又何所取於此哉意者天命之脩短文王固已洞然於胷中特假夢以及之初不區區專訊於一夢也學者不可不知

眉山孫氏曰案大戴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有四歲也禮記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文王之崩年武王已八十三矣明年即君位又明年下即王位於時年八十有七明年有疾弗豫周公作書藏於金縢於時年八十有八又五年王崩壽九十有三自克殷之年而至崩年計七年所謂在位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鄭氏曰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周公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

焉文王之爲世子題上事也

孔氏曰周公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若成王不能法效周公則笞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武王成王之爲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爲世子結之長樂劉氏曰成王幼不能泣作諸儒之說互有不同以經無據也鄭康成傳註諸經最稱詳密今載其說云文王崩後始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十歲矣三年之喪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則周公也服除將欲泣作階以行天下之政周公憂其幼弱而未能也猶欲攝之而羣叔流言周公乃以王命東征罪人斯得凡三年而後天作雷風大變以啓悟成王俾延文武之德業乃由金縢迎周公歸以攝天子之政成王年十有五矣凡七年用熙文武基緒制禮作樂

化及蠻夷功格天地然後復政於成王其年二十有二周公於是復留於朝北面臣事成王爲之弼佑既終以完成王之盛德而史氏又載厥始攝政而成王尚幼稱孺子好惡趨尚弗協於中屢訓弗改而君也不可以加怒於是俾伯禽行世子事父之禮於周公以觀化成王使知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之禮焉然則撻伯禽用以爲成王之愧恥也此所以用厥子抗其法以模範成王之心俾趨於五品則文王世子之法又傳於成王以及於後昆焉

嚴陵方氏曰泣作臨朝也作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則繼體之臨朝行事謂之泣作亦宜矣泣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泣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世子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知爲子然後能爲父知爲臣然

後能爲君知爲幼然後能爲長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然其序則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内外之序也先君臣而後長幼者上下之序也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者蓋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

按

馬氏曰成王幼不能行人君之事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者禮之常也故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伯禽者周公之子也成王之爲世子雖有君之道不能踐阼則猶未離乎世子也故抗世子法於伯禽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故欲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許氏曰文王之爲世子既以名篇又冠之於首又繫於此章之末蓋世子之法至文王而極盡方其問安侍膳之際必時其起居之適伺其寒煖之節一食無時少懈是

誠可爲法於後世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非惟不敢加蓋亦不容有加矣至成王雖以幼沖之資其可不知世子之法乎雖然世子之道於職則子也於位則臣也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既尸天子位則無爲世子之道然遽爲人父爲人君爲人長而子之所以事其父臣之所以事其君幼之所以事其長之道蓋未之聞也周公以輔相之職處師保之任其可無術以處此乎是以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以相觀而善至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愧之非特此爾父呂伋王孫牟之徒皆子弟之賢也故俱得以入衛於王蔡仲蔡叔之子也暨其率德改行則始以爲王卿士周公之善成王者可謂至矣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皆以教國子爲職蓋莫嚴於師保

莫親於國子嚴則有所憚而親則易以褻使朝夕與王居者皆伯禽若也則王誰與爲不善而師保之職亦不勞而自舉矣大臣格君心之非其周公之謂乎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瞽宗書在上庠

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四時各有所宜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

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也春誦謂歌樂也夏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

孔氏曰自此至周公踐阼爲第二節論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三王教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凡學世子學謂教也鄭註俊選即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以時謂四時各有所宜即下春夏干戈春誦夏弦之類是也盾捍也干盾所以捍難考工記戈廣二

寸內倍之胡三之以其形句曲有子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宣公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禮樂師帗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動作之時羽翟羽也籥笛也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秋冬凝寒漸靜故云安靜引詩執籥秉翟是邶風簡兮之篇此籥師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獻籥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鄭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小樂正而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即樂師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也鄭引周禮樂師證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帗舞干舞人舞也引大胥證有教樂之事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布學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引籥師亦證教樂之事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謂大胥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引詩以雅以南小雅鼓鍾之詩證此經之南舉南樂四夷之樂皆教之也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據年二十外於大學者若其未外大學之時則春誦夏絃在殷之瞽宗也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也絃謂以琴瑟播詩之音節詩音即樂章也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周立三代之學謂虞夏殷也其虞之

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
而鄭註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耳夏
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爲夏之制也虞書有典有
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即周之小學也夏后氏上受舜禪
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鄭云文武中以兼
有文舞武舞故也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
故鄭云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
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
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
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而舉三者之教各有其時則所習之
業與陰陽合德內足以正國子之性情外足以養國子之
形氣藝順於天性與時偕行則固有志於學而弗成就者

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學謂教之也周官
樂師掌國樂之政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
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而內則稱國子生十年出就
外傅居宿於外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勺者
周公告成大武之詩然則舞干戈者武舞也其樂以勺爲
節焉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然則舞羽籥者文舞也其
樂以象爲節焉皆小舞也故成童習之若大司樂所教六
舞則大舞用之以薦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祭祀者也六
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載其地德以感神
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
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而志氣趨於聖智矣故
孝友形於中而舞蹈應於外此三代遜於五品無所入而
弗自得者教國子以樂舞行於人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

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舉焉胥鼓南者舞以樂爲節者也樂以舞爲成者也故奏六代之舞則合六代之樂先王用之致中和位天地澤四海來百蠻焉乃用四夷之樂以彰德化春誦謂教國子以樂語興道諷誦言語者也夏弦謂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合樂而以弦爲首也春者陽氣宣吐以生萬物也故宜誦以宣其中和之聲焉夏者陽氣盛大以壯萬物也故宜弦以極其純粹之致焉皆大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

長樂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皇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　又曰學以樂所以和其心誦以聲所以調其氣動之舞所以治其形而詔之書禮所以正其行也　又樂書曰干戈羽籥樂之器而樂豈器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外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大子王

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書云比爾干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黷之意覩矣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箾南籥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夷之樂則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哉周之化自北而南則象箾所奏亦不是過也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温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温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其聲讙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殷人尚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爲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爲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以樂使之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而詔其義一也學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學禮樂於瞽宗而詔

之以儀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爲詩弦之爲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爲行書之爲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

嚴陵方氏曰學與書所謂惟斆學半之斆同斆教也春夏者文之時秋冬者武之時於文之時而忘武則廢功故春夏學干戈之武舞於武之時而忘文則失德故秋冬學羽籥之文舞大樂正即大司樂也月令有樂正又有樂師者彼非周制故耳春官樂師之職則繼之以大胥固知大胥者卜樂正之副也教樂至於夷則教樂之道於是乎盡矣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之事始於東絲之音屬於南故誦

以春而弦以夏禮者體也書者事也體之文成於西事之質辨於北故禮以秋而書以冬此又其別也大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爲大者也而樂以陽爲主故以之詔弦誦焉執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

清江劉氏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廱則辟廱最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其東爲夏后氏之學其西爲殷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上庠辟廱唯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於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周人又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殷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爲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

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大學大學在郊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馬氏曰士者德之已成然後入大學而世子者不必其德之成也此貴賤之別也自春夏學干戈以至於胥鼓南皆大學之法也自春誦夏弦以至於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皆小學之法也禮由陰作而秋者萬物之所斂而亦陰也故秋學禮書以道事而冬者萬物之所藏而亦事也故冬讀書說者以謂士之德成則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士之德未成則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說蓋非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在於大學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亦在大學也故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嘗不教之以干戈羽籥也此所以互見之也

山陰陸氏曰先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戚者蓋籥聲也羽容也聲音以記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扞其內戚以誅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用之大舞則干與戚兼陳羽與籥並用簡兮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蓋文不足乎武非所以為文德之盛武不足乎文非所以為武業之大故文雖用羽籥而干在焉武雖用干戚而羽在焉或言朱干玉戚執而舞武樂矣又曰有羽焉左籥右翟執而舞文樂矣又曰有干焉則授舞者其何能執曰是不然也蓋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干羽雖異其器則一爾若周官羽舞所以無籥者象文德之小者以為儀而已干舞所以無戚者象武事之小者以為扞而已

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謂之萬鄭玄孫毓孔穎達等以爲萬舞唯干無羽也籥舞唯羽無干也是不知先王之制舞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此經學於小舞也干舞是矣干戚大舞也萬舞是矣先儒誤謂以干配戚以記考之干戚一舞也故以一官教之下大樂正學舞干戚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戚大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大樂正干舞小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則又其小者故先王以籥師教之然所謂戈舞者自爲一舞經傳獨無所見何也曰月令云執干戚歌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所謂兵舞即戈舞也先儒乃以兵舞合爲干舞誤矣蓋司兵云五兵五盾鄭云五盾干櫓之屬而五兵一曰戈兵始於戈故戈舞謂之兵舞此一證也兵也干盾也兵有戈盾非兵則戈可以謂之兵舞而兵舞不得謂之干舞此又一證也司兵及司戈盾皆云祭祀授舞者兵司干云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先儒以爲羽籥之屬司干所授也朱干玉戚之屬司兵所授也若戈則司戈盾授舞者兵謂司干授舞者器授干與羽籥也司戈盾授舞者兵謂戈而已其干則司干授之是也夫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師教之則干自干舞戈自戈舞可知矣此又一證也周官籥師言舞羽吹籥而未嘗及戈何也曰事固有互發者蓋司干主干而已而所授有兼羽籥則籥師雖主舞羽吹籥不害其兼學戈也教舞容者以文爲主故先王以干名官而羽在焉此亦制作之方也

石林葉氏曰春釋菜合舞故學干戈秋頒學合聲故學羽

籥言樂正大胥學干則知必學羽矣言籥師丞學戈則知必學籥矣蓋春夏陽也陽主乎動秋冬陰也陰主乎靜以聲對舞舞爲動而聲爲靜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以事對聲聲爲動而事爲靜故春夏教以詩樂秋冬教以禮書詩樂所以和於道而性命之理具於其中書禮則止動於經而已矣經能達其所有而不能予其所無故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之理此所以散在四時之間以先乎四教者也然則干戈羽籥小學之教所以成始則獨主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則備習以經唯其習經也故樂嫌於舞無聲則言弦禮以道行則言學書以道政則言讀弦在東序東膠亦順乎陽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亦順乎陰也蓋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而周人養於東膠皆以陽爲主虞氏養國老以上庠而殷人養於右學皆以陰爲主故周兼四代而其用亦如之其東立序則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所謂大夏大武是也故樂正大胥籥師皆學於夏之學既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與之共立而大胥致東夷之樂所謂其德一天下也故弦誦之以大師如其西而立庠則典謨所終止於虞氏所謂外史御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也故典書必詔於虞氏之學既立虞學於西矣則殷之瞽宗必與之並立而其功成治定與己爲一皆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故獨詔之以典禮庠也辟廱也序也瞽宗也皆其學名而所詔不同位所以順地春夏也秋冬也皆其時序而所教不同術所以順天獨於東而不言者以其舉三代則周之制可見也然則王制所謂東膠者非謂辟廱歟詩禮傳記於辟廱嘗言之矣於東膠則未之聞也

廬陵胡氏曰學書於虞庠則周之小學也學舞於夏之東序則周之大學也學禮樂於殷之瞽宗則弦誦也先儒云三代皆立大學小學則周別有大學小學矣非虞庠東序也當考

天台陳氏曰南亦雅樂名猶九夏樂章名之曰夏南與夏皆屬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爲節則温和而明達故明曰南案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南之義當在於此詩曰以雅以南南與雅合而言之亦此南可知若如鄭說以南爲夷樂安得如詩所謂不僭者哉近世沈括鄭樵說周南召南亦云南是樂名其說頗近

後學 成德 校訂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孔氏曰自此至論說在東序論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威儀及義理兼明所教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之深淺也此一凡包三事也三事皆有威儀故小樂正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此經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鄭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

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引鄉射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

長樂劉氏曰祭謂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凡九獻自始及終其儀百出禮意深遠非學弗通而臣子之義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苟不素習祭儀預講厥義則與祭執事違誤必多非以致敬也養老者有國之大教也王者必齋戒盡敬致養乎三老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孝於其父爲人弟者敬於其兄也既教世子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也而後教之以乞言之義謂虛己以納其言也不能憲又不能納民不效之矣合語者謂鄉飲酒也鄉射也大射也燕射也祭饗也燕賓也凡是數禮下自鄉黨上至朝廷莫不行之者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也有尊卑之禮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之道也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之道也有賓主之禮所以明朋友之道也唯是五者謂之人倫聖人用之以齊一天下致之中和而正是性命所以育萬物贊天地永國命於無疆者莫不以人倫爲本焉故終日行禮酒盈人渴而不敢飲殽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以其有合語之禮在其後焉人倫之道因此禮而既明乃於旅酬之時歡樂之情通而語言之義合焉此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浹洽也夫是三者爲君之大禮有國之大幹故立四代之學以明乎舜也禹也湯也文王也所以配天之德使世子學士入其學盡禮致敬悽愴以慕其人然後因其心以教之祭祀之儀也養老乞言之禮也合諸人倫之義也所謂反諸其身求所以爲舜禹湯文之道者焉

馬氏曰古者旅酬之際必合之以語而道其禮樂之意以

示其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也

嚴陵方氏曰於東序則以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故也後言適於東序與此同意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古之樂語也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爲樂之實樂爲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儀詔之東序而已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焉此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及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歟凡養老豈老更羣老歟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然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之豈周人兼用之邪樂書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

孔氏曰前小樂正既教以三者之威儀今大樂正又教以三者之義理學舞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則舞干戚不言祭祀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前經合語之說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序在合語之上此不言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

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理也小樂正教戚儀云詔之東序大樂正授數亦在東序也

嚴陵方氏曰小樂正學止於干大樂正則兼於戚者分職於小合於大也言干戚而不及羽籥者學武以見文也前言干戈此言干戚相備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其於東序者數之始也

山陰陸氏曰乞言云命者乞言王事也說猶言也直言曰言荅述曰語說若後世問難乞言亦授數者以少爲節爾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氏曰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孔氏曰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世子學士等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於東序之中鄭引師氏以媺詔王以下皆師氏職文中謂中禮失謂失禮

長樂劉氏曰大司樂之職曰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故雲門以祀天咸池以祭地大磬以祭四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授數於國子者乎習其舞知其用則必通其義焉故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俾國子通六舞之義也反諸其身求爲舜禹湯后稷大王者其義之謂乎故師氏教國子三德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敬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三行一曰孝行以

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國子所以立身之道出於司成是以尊之所以學事其君也故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世子孝太忠順油然生於其躬焉

長樂陳氏說見前

馬氏曰小樂正詔之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之以三者之數義則深而難知故司成教之於其後數與儀則淺而易見故小樂正大樂正教之於其先蓋學者由淺而至於深也

山陰陸氏曰論說即上所謂語說八語於郊亦是也然東序稱論說於郊稱語亦為郊人宜有未喻者非郊獨語而已說若後世講說語若後世問荅其異於後世者特有時焉一發其端爾大樂正授數亦以此蓋君子之深造於道者欲其自得之若專論說則此口耳之學也說有知焉適足以知道之筌蹄而已

新安王氏曰下文所謂樂正司業即此大樂正授數是也所謂父師司成乃下文所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以為司徒之屬師氏誤矣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

尺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鄭氏曰閒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丙丈也負牆卻就後席相辟也

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孔氏曰此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輒有咨問

石林葉氏曰師氏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論說東序有論說則有問故閒三席

嚴陵方氏曰可以問者以其聲足以相聞又不至於大遍也曲禮曰先生問焉終則對亦此之意

山陰陸氏曰負牆致竦敬也據子夏蹙然而起負牆而立傳曰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循牆而走蓋古之人有所受皆如此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孔氏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釋奠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釋奠先代明禮之師鄭註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即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引周禮大司樂文以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亦使教焉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亦

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鄭舉漢高堂生以下爲先師疑而不定故發聲爲億不及易與春秋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也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賈氏曰奠之爲言停停饌具而已儀禮疏

長樂陳氏曰奠者陳而奠之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經及下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

臨邛魏氏曰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

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也

嚴陵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弦誦一師夏則因春故也

新安王氏曰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鄭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皆漢人引以爲比則可古所謂先師其人不可知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

孔氏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用幣以行禮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則天子亦然天子四時釋奠先師不及先聖則諸侯亦然立學重故及先聖常奠輕唯祭先師始立學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云合者非謂就他國而祭之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己國有先聖先師是國故有此人也則不須與鄰國合當各自祭

新安王氏曰鄭云先聖若周公孔子然周之學制備於周公而孔子生於春秋之末先王立學未必以周孔爲先聖云無先聖先師則釋奠當與鄰國合然唐虞非諸侯之國周公未沒孔子未生學校之祭必有先聖鄭以此爲例則可以此爲先王之禮則非也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饗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欲使國之胄子學士及其學則景仰先聖先師之道以爲模範焉是以四時釋奠率國子舞而奠幣所以致誠而效法之也

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於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同如此意也釋奠必以幣所以禮神必合樂所以樂神國有故則否與曲禮歲凶祭事不縣同意然釋奠及於先聖然後以幣則釋奠於其先師非必以幣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則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　又禮書曰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此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釋奠者必有合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饗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

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爲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爲釋奠其說誤也　又樂書曰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教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而孝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爲天下之大教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嚴陵方氏曰師不必聖聖則師可知必始立學然後及於先聖首重其始故也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者以此

講義曰釋奠于先師示有所尊也示有所尊則人知信其道而敬其業矣幣者儀物也所以將敬誠者也無儀物何以示敬誠之道焉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謂雖有恭敬而非幣帛以將之不可也如詩鹿鳴燕羣臣嘉賓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凡接人交神之禮雖有幽明之異其於將誠之意則一而已故行事必以幣也

馬氏曰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

清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唯是不合新安朱氏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從陳說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盧陵胡氏曰先儒以國故爲是國故有此人遂謂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然經意大槩總論天子諸侯不必分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時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

孔氏曰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是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養老之象類

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禮書

石林葉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鄭氏曰語謂論說於郊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德進事舉言揚也曲藝謂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爲後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等謂進於衆學者又以其

藝爲次序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俟事官之關者以代之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孔氏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於西郊考課論說其學者才能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偏在四郊取其賢者敏其才能者以爵之人能不同各隨才用德謂有道德者進之宜先事次德者謂解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言又次事能言語應對堪爲使命則揚之揚亦舉也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欲授試考課皆且卻之令謹習以待後復論說若春待秋時也若三事有一善乃進於衆雖得進於衆而不得與之爲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爲高下次序待職闕當擬補之若國子

學士未官之前俱爲俊選小才藝能未官之前不得同爲俊選名曰郊人言猶在郊學也成均則虞庠也以無正文故鄭云近是上尊堂上之酒尊凡飲酒之禮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酌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長兄弟次賓次兄弟皆酌堂下之尊以相旅其郊人雖賤天子於成均飲酒恩澤及此郊人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所以榮之

長樂劉氏曰語謂萃集學士定其優劣辨論人才於西郊之虞庠以示懲勸也司徒之學養造士及國子所謂成均者在國中則周之大學也大司樂論其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處於西郊虞庠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則凡語于郊者萃

集告于王而定其論之謂也其造士雖由鄉三物以選而升于司徒司馬則諸侯之進士國之胄子羣居于王之大學又須羣居大學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或以德異而進或以事立而舉或以言協而揚曲小技藝非先王之德業者皆誓戒之不可學也夫造士進士與世子齒者以學先王之道也故流於曲藝者戒之以完其德焉王制曰凡執技以事其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則可以齒於世子哉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者謂進士之未入官者俾在學以俟又語或德或事或言出倫拔萃三而一有焉罔不進用也故其進等以其序謂國子與鄉士所用之序不同也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處於郊學者皆大成之人故謂之郊人而遠之於成均者成均造士之所處德業秀茂者乃升於司馬遠其居優其禮使造士跂而慕之焉以及取爵於上尊者言所待又語之郊人以及官有其闕則取而爵之於上所以尊其道也

長樂陳氏曰小學在國大學在郊不語於國而語於郊語其成材者而已或以德或以言所以取賢也或以事或以曲藝所以斂才也取賢則出以長而使之服休斂才則入以治而使之服采然賢者常少而才者常多故於賢言取於才言斂也　又曰或以德進則不必事也或以事舉則不必言也語曰德行言語政事德進所謂德行也事舉所謂政事也言揚所謂言語也聖人不求全不責備意與此同然鄉大夫所取如彼其詳而郊之所取如此其略蓋貴者容以恕賤者必以詳也曲藝皆誓者法也三而有一乃進恩也謂之郊人法也於成均以取爵亦恩也恩與法並

行而不偏所以取之雖略無害於賢而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必取賢斂才於郊學如此則國學可知矣夫自外入內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德成而上事成而下故先德而後事事者言之實言者事之文故先事而後言藝謂之曲則以在道之一曲故也自此語以至於三其中有一善可取也乃辨其上下之等循其先後之序而進之也謂之郊人以其非有長民之美猶近乎鄙故也藝成而下非君上之所宜近故曰遠之也周官所謂興賢以六德爲主爾六藝不與焉則曲藝之於道固有所及也故養之於成均以及之且成均之名學也成其虧均其過與不及爲義養六藝如此宜矣成均蓋五帝之學名周曰辟廱而此又曰成均者以其行成均之法於此故亦得謂之成均也

馬氏曰大學亦在東郊取賢斂才蓋視其賢之小大才之長短也德與事事與言賢才之別也有德者必有事與言而有言與事者不必有德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有以見其立賢無方也曲藝皆有以誓之則又有以見其待人之恕也

山陰陸氏曰誓司徒搢扑北面誓之之誓謂之曲藝在物一曲大學五帝謂之成均三王爲辟廱蓋人均有是性也吾成之而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樂以廱之則致詳焉尊以酌者之左爲上所謂取爵於上尊者此歟曲藝雖賤其貴者均也故亦酌上尊焉凡學用禮未有於成均者今於成均以此

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進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自遂而升

者由於此則未見國中之教而有所慕是故取賢而以德進言揚斂才而以事舉藝誓命合而旅語以先王之道則鄉遂之士有所勸也言德者寡則爲取賢事藝者多則爲斂才而藝者又君子之餘事也或薄於德或失於言或謬於事雖並誓之必待又語於斯三者苟得一焉乃進以其等而謂之郊人者所以明貴賤之義也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等也言成而先事成而後者序也既合曲藝而教於成均天子飲饗以行禮亦得取爵於上尊也明上之取人不以一道盡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賓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敎世子也

鄭氏曰興當爲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又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儐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敎世子亦

題上事

孔氏曰此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及退儐之事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學也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時常奠也釋菜雖作樂不爲舞故不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大胥云春舍菜合舞彼謂欲合舞先釋菜非釋菜之時則合舞也釋菜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於東序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

可也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云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若魯得立三代學也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及釋奠養老之事然以世子爲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　熊氏曰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註以爲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釋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釋器用幣是

山陰陸氏曰始立學必制器言與非因舊之辭釋菜釋菜而已釋奠則有牲焉亦或用幣用幣則有加也經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者所以釋始立學釋奠兼有幣也肆師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鄭氏謂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儐于東序據此諸侯亦有東序蓋在頖宮

長樂陳氏曰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之教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爲先則與器者造祭器之謂也授數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干戚之類也數則可陳義爲難知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義則禮豈淺識之士所能豫哉樂書　又禮書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服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

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弟子之見先師婦之廟見而已哉昏禮婦奠菜菜盛以笲笲飾以緇被纁裏加之于橋橋設于門外婦盥執笲以入坐奠于東几上然則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昏禮奠菜蓋用堇荁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堇荁故有是說菜之爲薤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又曰舞者所樂之極故樂成而後詔舞以其爲樂之盛故小祭祀不與焉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此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嚴陵方氏曰有言釋奠有言釋菜何也釋謂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也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矣幷而奠之菜則特用菜而已其輕重詳略固可知矣亦見月令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解儐謂事畢而以賓禮接賓一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故也然非以之爲常特可一時而已

盧陵胡氏曰儐禮其賓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新安朱氏曰語即前經合語之等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鄭氏曰中心中也懌說懌

孔氏曰此至周公踐阼一節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

傅教以道德既成則教尊官正國治之事及覆說周公教成王爲世子及在學行一物有三善之事樂從內而生以和諧性情禮以恭敬正其容體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交間錯雜於性情之中宜發形見於身外內外有樂心悅貌和故其成也懌外內有禮貌恭心敬溫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溫文

長溪劉氏曰虞夏殷周之王天下教其世子皆有成法大始不以禮樂爲本也何哉禮能閑邪以存其誠則中可必求樂能反情以復其性則和可必致故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以脩內者其來尚矣周公采三王所行世子之教以成文王積累之慶甄冶乎其子孫於萬世也乃設師氏之官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之官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之職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是以德成於中而禮脩於外也是以德行根於心而音容中乎節也懌恭敬而溫文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樂雖脩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易曰蒙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爲雜發形於外所以爲著教世子以禮樂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悅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溫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凡學之道立於禮成於樂樂由中出故以之脩內禮自外作故以之脩外然禮樂蓋人之所固有也先王之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脩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溫文言禮之成如此

馬氏曰禮樂者所以治其內外之道也治內莫如樂治外莫如禮故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而教之所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之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脩外樂不止於脩內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其成也懌有以見其內和也恭敬而温文有以見其外和也温者以言其有容也文者以言其有別也

講義曰禮樂之教成則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禮則動容而皆中樂則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蓋其自得之者如此建安眞氏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室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温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鄭氏曰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大傅示之謂爲之行其禮少傅傳審喻之爲說其義在前在後謂其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教喻德成以有四人維持之也

孔氏曰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

嚴陵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有教之之道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才故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

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則正也故出則有師然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傅也保也未嘗不在焉

馬氏曰莫非道也而父子君臣者道之要也

廬陵胡氏曰養長養也猶易蒙以養正

石林葉氏曰家則君臣世子所學治國齊家以及平天下然其道不可不先有所養大傅少傅養世子之官也大傅在前審其道以示之使視而見也少傅在後奉世子以觀之使觀而化也

長樂陳氏曰師則帥以善而使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之成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勿失傅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大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不閱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喻而德成

山陰陸氏曰示示之以象喻喻之以言保者母道也師者父道也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建安眞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之人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大傅以審示言謂脩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大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大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

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鄭氏曰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

孔氏曰記者更明師保之德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使世子曉喻於德義保則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於道諸於也記曰者是古有此記至唯其人皆古記之語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案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古記乃天子之事作記者取以成世子之記耳

長樂劉氏曰師教之敬其五事俾德有地以生焉保護之正其百行俾道有方以達焉記曰者古之三王既稽乎古以成世子之教又從而記之以遺後人脩是經者引以爲證也

長樂陳氏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虞夏殷周之有師保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也師保謂之三公兼其數則有傅疑丞謂之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有能者之能也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之也舜教胄子以夔周教國子以司樂則教之以樂而已記言教之以禮樂者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教之以樂則禮存乎其中矣

馬氏曰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由淺而至深也保者所以護之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道也者言其所由也

山陰陸氏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護其身以輔之歸諸道如此何事而非德孰身而無道記曰有師保有疑丞而已言不具也官不必備此官率六卿有道者兼之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左右蓋輔弼之任也三公言及者尤難其人也虞夏殷周有師保有疑丞疑擬其前丞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弼以擬吾前故有問無以對責之疑以承吾後故可志而不志責之丞以比我嫌於不能正故可正而不正責之輔以拂我嫌於不能揚故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建安眞氏曰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成德之名

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子必使爲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爲其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學至於此然後能爲君故曰君之謂也

馬氏曰官正以言其近國治以言其遠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則遠近內外莫不一於正與此同意也夫德之所以成者衆矣

而獨言君者蓋有德而無位則教未必尊官未必正國未必治也有君德而又有君位然後可以及此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曰德者四輔三公之任所以弼成天子從容中道其德任於師傅矣故德成者其教尊教尊者其官正官正者其國治治君之謂也言四輔三公之官各正厥職則國罔不治而君道成焉故三代之君以國治爲德之成則師傅之官正而教尊焉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鄭氏曰聞之於古也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

孔氏曰仲尼聞古之言爲人臣者殺身猶尚爲之況周公乃廣大其身古人益君則身處危亡周公益君則身居尊顯古人益君則德又廣大也

盧陵胡氏曰漢書匈奴傳云于者廣大之貌

黃氏曰蓋迂者迂迴委曲之義也優者優勝之義也謂周公迂迴委曲設教如成王有過撻伯禽之類皆委曲其身以正其君爲聖人優勝之道也故能成其大功其先引殺身益君者教後世臨輔王室者如周公盡心以成其太平之功仁聖之德皆可則效爲人臣者殺身益君猶可豈不可繼立周公之道哉則立教勸善之旨正在於斯矣

長樂陳氏曰迂身非直躬者也殺身非迂身者也迂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爲人臣者於其難者猶且爲之況其易者乎此周公所以優爲之也蓋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所爲迂也然

不爾不足令成王知君臣長幼之義先儒嘗謂周公之道
曲而當者此也於周公言踐阼於成王言蒞阼踐以位言
蒞以政言
嚴陵方氏曰于者曲也與于則于同解已見彼周公居人
臣之位而攝天子之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以善成王皆所
以致曲也優言爲之有餘而不迫也
馬氏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己殺身以成其仁者有矣故殺
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然而殺身而益其君則非君子之
所欲也若夫有以益於君又有以存其身則君子之所欲
也周公所以優爲之
建安眞氏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
君矣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
王覩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

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
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
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
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鄭氏曰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也伯禽與成王居亦學此
禮於成王側
孔氏曰成王既幼未能涖阼爲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
然後能爲人君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
爲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
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鄭註若爲世子時以實則不
爲世子也
嚴陵方氏曰盡人之道無他在乎參彼已之情而已然則

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
既居天子矣又不可以世子之法加之故抗世子法於伯
禽使之與成王居欲其相觀而善故也此文繼言長幼而
上則不言者以事人使人兼之故也
馬氏曰登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
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鄭氏曰處君父之位覽海内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
餘不足觀矣
石林葉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於爲子而教則易以恩
廢於爲臣而教則易以義奪此世子所以養之道教之德
使自得於己而不以義傷恩也
講義曰夫教養世子而不能使之知父子君臣之道非所
以兼濟天下之道也何者兼濟天下之道始於父子君臣之義也能善養世子者使知是道
然後可以兼天下而有之矣故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得
其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得之矣不
得夫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失之矣
此所以不可不慎也易曰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亦是
意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
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
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
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

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學教也司主也一一人也

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鄭氏曰學之爲父子君臣長幼學教也司主也一一人也

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孔氏曰物猶事也一事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衆知父子唯在學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是也國人謂知君臣知長幼也世子踰之也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之人苔不知禮者疑而發問也有父在則常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不言兄在則禮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兄故也國人聞世子居臣子之禮於是各知尊其君父

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也樂正主大子詩書之業父師成就其德行一人謂世子一人有大善則萬國以正也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

長樂劉氏曰物謂德行與鄉三物同義

長樂陳氏曰齒於學世子所難也以所難之事而世子行之非德性之自然何以至此故曰行一物物者性也行一物由中出也三善皆得者自外入者也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以天子尚有所尊而況於民乎故知爲父子則孝知爲君臣則忠知爲長幼則順孝弟忠順立而國治矣

嚴陵方氏曰齒讓者序齒而相讓也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或言爲或言謂之者唯其以天合故直言爲唯其以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長幼則內外

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不治者乎書言父師少師則此言父師蓋大師也以其尊故以父稱之

山陰陸氏曰衆著於君臣之義辭閒容於緩辭也父子在我長幼在我而君在彼其言也亦以此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變爲稱謂者言忠孝一致也爲子孝臣斯忠矣故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學之爲父母學之爲君臣學之爲長幼於此有學焉蓋樂正司成之事周公踐阼亦目下事不言而治至是天下定矣不嫌不治亦治在成王者也此篇始曰周公相踐阼而治次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卒曰周公踐阼則周公踐位久天下愈益不疑

馬氏曰凡入學以齒父在則居子之節知所以親親也君在則居臣之節知所以尊君也其父子君臣長幼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故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也

新安朱氏曰語曰此書太甲篇文有本作人正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

石林葉氏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陸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鄭氏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

孔氏曰自此至不翦其類爲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殊於異姓之義今案在下皆君之所爲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已故讀爲政周禮諸子下

大夫二人屬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鄭註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於父也

長樂劉氏曰正政也諸侯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曰庶子天子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曰諸子周禮未成之前尚仍文王舊法故此經曰庶子之正於公族正者所以正人之性俾安於中則情僞雖生不敢越於理義然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婦順朋友信義五品不違於中而人倫之道明乎宗族矣聖人將化天下也齊其國也正其宗族以爲之本將正其宗族也正身以爲之本必擇賢才盛德之士以掌其政令則庶子之官非其人不可得以正其宗族矣是以庶子之政必以六德六行爲本長樂陳氏曰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庶子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故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教之交乎旁則以睦友

教之恤乎下則以子愛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諸子即此庶子燕禮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先儒謂庶子諸侯之官誤矣

廬陵胡氏曰正謂公族之所取正建安眞氏曰周公之所以教者不過爲人子爲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他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於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於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傚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

古若數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鄭氏曰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

孔氏曰此公族之等若朝于公之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爲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若公族朝于外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齒也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此外朝司士爲之則知內朝是路寢庭朝也又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故玉藻云朝于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長樂陳氏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

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世子門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北上則所尊在內也臣有貴者以齒則賤者可知矣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司至於士則朝之所司者悉矣且古之名官多以小該大故守廟祧而名之曰典同也

馬氏曰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屈皆先王治宗族之道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俊獻受爵則以上嗣

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孔氏曰若公族在宗廟之中則其立位如外朝之位宗人授百官之事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共其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犬人屬司寇又案五行傳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位屬水故鄭知司空奉豕據諸侯三卿言之故不云

雞犬及馬也其登餕獻受爵不用衆宮唯用上嗣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觶酌尸爲加爵衆賓長又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註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奠者唯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耳特牲又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荅拜嗣子卒觶拜尸尸敎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荅拜嗣子卒觶拜尸尸荅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荅拜則此經所謂獻也又云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也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長樂劉氏曰宗人者諸侯掌禮之官也天子則曰大宗伯長樂陳氏曰外朝主敬宗廟之中亦主敬故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是宗廟朝廷之儀一也特牲之禮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此餕而後獻獻而後受爵者特牲言行禮之序此言其尊祖而已故有所先後

嚴陵方氏曰凡有族則有祀祀則有宗宗人蓋典祀者也虞曰秩宗殷曰太宗周曰宗伯其義一也然屬於禮者皆宗之所典其名止以祀爲義者五禮以祀爲先故也

山陰陸氏曰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在宗廟之中則二者並

隆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親親也以官若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獻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引卿大夫從士執芻之類也獻受爵謂上嗣嘗受爵于尸矣已而復酌獻尸也據特牲嗣舉奠盥入尸執奠進受復位舉奠洗酌入尸拜受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鄭氏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

孔氏曰庶子治此公族朝于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其餘非內朝則並計官也此句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當是簡札遺脫耳其外朝既曰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鄭引一命再命三命皆黨正文　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爲重猶與之計年爲列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唯官高在上別席獨坐在賓之東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司士爲之此言庶子治之者治上道也爲下道也

山陰陸氏曰司士爲之庶子治之者爲之以禮治之以義也蓋司士爲之以禮恩也故庶子治之以義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據此進齒一等方其以爵以官嫌齒太陵故也先王所以均節仁義使恩協禮稱世無得議焉凡以此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

孔氏曰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案喪服臣爲君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爲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精麤謂衰服縷布精麤也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爲亦如之爲死者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

嚴陵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者爲疏服重則於喪者爲親以精麤爲序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鄭氏曰異姓爲賓爲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

孔氏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賓以行禮異姓爲賓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爲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爲獻主

嚴陵方氏曰凡燕之禮必立賓以備酬酢之儀若鄉飲酒言立賓以象天是也然主人者尊賓既謂之賓則尊之而

已非親之也親莫親於同姓則君於同姓固無賓之之禮也故燕族之賓不以同姓而以異姓爲之也膳宰解見篇首主人即周官所謂獻主也謂之燕則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焉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又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宰爲主人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宰以食飲養君之官也使所以養君者養賓焉則君子之厚意也公與父兄齒則以門內之治而長幼之節不可廢故也

山陰陸氏曰世降一等謂若於君在祖行即就父行父行就兄弟行兄弟行就子行蓋燕以示慈惠饗以示恭儉食在二者之間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爲主異姓爲賓主與族人燕于堂后帥內宗之屬燕于房其物餚蒸所以合食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八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懽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于西序下鄭氏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燕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于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由是

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禮書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鄭氏曰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子也太廟太祖之廟守貴宮貴室謂守路寢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

孔氏曰此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遷主而呼爲禰者既在國外故依親親之辭若出疆庶子不從公行則亦掌留守之事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與下文爲總正室守太廟以下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貴宮貴室總據路寢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上言大廟故知此下宮是高祖以下親廟上云貴室是路寢故知此下室是燕寢諸父諸子諸孫未審爲是君之諸父諸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云卿大夫適子則諸父諸子之諸父諸子孫也亦謂卿大夫之諸父諸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諸弟從諸子者以什五之法寓於道藝之間長樂陳氏曰古之教國子者以什五之法寓於道藝之間以羙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有事則用之故在軍則守公禰在國則守公宮繫於庶子則守公禰者公命之也周官小宗伯曰正室謂之門子則正室適子也戰則守公禰此以死守公禰者也故謂之孝愛之深正室守太廟此

以承重者守所重也故謂之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諸兄諸父守貴室子弟守下室此尊不偪下下不陵上者也故謂之讓道達先生之於國子教之未嘗不用用之未嘗不教此所以無不成之材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軍行必載遷主解見曾子問守公禰必以其族而異姓不得與焉則不以疏間親故也族之無事謂無吉凶之事者正室守太廟則以將爲祭主故也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當門故小宗伯謂之門子其實一也貴宮貴室謂昭廟也下宮下室謂穆廟也父爲昭故諸父諸兄守昭廟子爲穆故諸子諸孫守穆廟既言宮又言室者以理推之則伯父守貴宮叔父守貴室諸子守下宮諸孫守下室可知孫非穆行而守下室者以其卑而已其曰諸則所守者非一人矣

山陰陸氏曰太廟若周公之廟貴宮貴室若魯公之廟下宮下室若羣公之廟喪大記曰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趙世家曰昔者下宮之難此卿大夫下宮下室也

廬陵胡氏曰以上言公宮則知上宮下宮皆人所居之宮也上言大廟則知貴室下室皆親廟而高祖以下也文有三年大室屋壞室謂廟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
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
含皆有正焉

鄭氏曰死必赴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
考爲始封子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承讀爲贈聲之
誤也正正禮也

孔氏曰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皆
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經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
祖以下惟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爲始封子也五
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爲五廟也鄭
註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
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而已賵賻

含襚皆贈喪之物庶子之官治之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長樂陳氏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爲庶人吉凶不必赴告義也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吉凶必赴告恩也五世而親屬盡故爲之免六世而親屬竭故弔之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緦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以爲渠眉踈辟纊者皆承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云五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其親屬未絶不以貴賤之間而亡吉凶之問也故後以不忘親言之赴亦告也以其事急而疾趨以告故謂之赴則告以必告也以承必告之下故以則言之免已見檀弓免而解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

鄭氏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于市朝者隱之也纖讀爲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宮割淫刑

孔氏曰自此至親哭之論公之同族有死罪有司行法之事及公爲貶降之禮磬盡也令其性命磬盡案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案墨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其宮劓之屬則剸割也讀書讀囚人所犯罪狀用法謂用其法律平斷其罪鞫盡也謂推審其罪狀令盡漢書每云鞫獄是也欲纖刺剸割之時必鞫讀刑法之書于甸人之官也公族雖犯宮刑不得行宮刑但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註謂同族不宮者是也

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所以教其義示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之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剌剌裁者亦告于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不忍與衆棄之而必于甸人亦以甸人供祭薦之物故也蓋不以親廢法不以私滅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然則以親而體百姓乃所以事宗廟也雖然不以公盡法故無宮刑不以義掩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爲之變

嚴陵方氏曰磬謂縊殺之縣之如磬磬于甸人則甸師所謂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是也彼言天子故謂之師此言諸侯故止謂之人而已亦告于甸人謂有司告之使致其刑也公族於五刑之中獨無宮刑下文所謂不翦其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甸師與王共宗廟之事者也周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共盛盛事代王受眚災據此於王可謂親矣甸王所自有也

廬陵胡氏曰告如字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及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鄭氏曰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

出于刑也又復也對荅也先者君每言宥則荅之以將更寬之至于三罪定不復荅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也罪既正不可宥公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白已刑殺也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麻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者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孔氏曰獄成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曰雖重罪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素服不舉饌食爲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哭之異姓之廟鄭註曲禮重素云衣裳皆素此素服亦然也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爲吉

也吉時皮弁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爲領緣今衣裳皆素爲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鄭云非喪服也引君雖不服至弁絰並服問文也案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是疑衰輕于錫衰諸侯爲卿大夫既錫衰士宜卑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爲總衰異姓爲疑衰今此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

長樂劉氏曰聖人之於萬物莫不以道化遂其性也成其形也終其命也而況於其有服之親哉然而代天工立人道百王授受者禮樂政刑而已也故悼於中者禮樂之必棄政刑之必加又敢私於其宗族哉不幸而悼於中者出於公族聖人猶有三宥之心而有司之正不可奪也於是素服不舉樂不御正寢不美常膳哭之如其倫之喪責其化之不追於宗族也而無服者罪其忝祖而絶之也

長樂陳氏曰三宥而又追之與舜欲竊瞽瞍而逃同意素服不舉爲之變與屏不帥者三日不舉同意無服與屏不帥者終身不齒同意

盧陵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其君用刑宜寬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又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

河南程氏曰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黨者有服也

新安朱氏曰此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亦當補之

脫于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鄭氏曰內朝謂以宗族事會體猶連結也

孔氏曰自此至類也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欲使親在其內故于內朝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以官爲次蓋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爲異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爲體也此覆釋在上三條

長樂劉氏曰自此至不翦其類也者皆作記者既載文王周公所行之法於前又以其意解釋厥義於後所以教後世之爲國嗣者必聽於庶子之治而服行其政令不敢挾貴而踰於禮不敢恃親而慢於德則文王之範不獨成於其身而又足以成其子孫於萬世繼繼承承而不泯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外朝公族蓋不與故周官內朝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嚴陵方氏曰體謂與之爲一體也與後言體百姓之體同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鄭氏曰崇高也授事以官官各有能也上嗣祖之正統

孔氏曰廟中行禮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故列爵爲位是崇有德也官由賢能而興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適子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于尸及升餕尸饌是尊祖之道理也此覆釋上第四條

嚴陵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辨賢否故宗人授事以官謂之尊賢於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此篇解上文或此略而彼詳或此詳而彼略其義皆倣此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鄭氏曰紀猶事也與族燕則以齒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殺差也

孔氏曰不計爵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此覆釋第五條公所以降己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民有親屬者不相遺棄孝弟之道通達於下族食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此覆釋第六條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奪者對予之名不奪則予之使無失其爲親故也君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鄭氏曰行主君父之象大廟不敢以庶守君所重也上言

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孔氏曰在軍載主以行使庶子官主守而尊之示不自專此是孝愛之深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使適子守太廟是尊宗廟之室君臣之道著明也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此覆釋第七條

嚴陵方氏曰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爲難故戰守於公禰所以爲孝愛之深凡君之宗廟所以尊宗室而庶子之與異姓莫敢亦焉且不疑於無君故曰君臣之道著

山陰陸氏曰貴室衛護蓋多下室蓋寡故曰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氏謂貴者守貴賤者守賤非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鄭氏曰鄉方言知所鄉

孔氏曰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既與君有親何得爲庶人蓋賤其無能也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先結於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此覆釋第八條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庶子之官以治內爲事凡治之序自內以及外而已故曰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也周官凡言邦國者

諸侯之國也邦國有倫而衆不惑於道之所在故曰衆鄉方言方者道之方也

山陰陸氏曰是睦友之道而已非孝弟之道也亦非慈愛之道也敘古之庶子之官在此者不以能正公族爲治以能使公族不犯刑爲治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鄭氏曰犯猶干也術法也翦割截也

孔氏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爲一體故曰所以體百姓也異姓刑之於市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其犯罪忝辱先祖故遠之也素服居外以其實是己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然者骨肉之親無斷絶之理故也

嚴陵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故無貴賤親疎之間苟以公族之故乃欲奸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刑於隱則非與衆棄之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宮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宮刑

盱江李氏曰掌囚王之同族者棊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

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其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爲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特爲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以致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爲其有恥毋使人之見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鄭氏曰早味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與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

報也有司告祭畢天子乃入

孔氏曰自此至典于學爲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也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昕者大猶初也凡物初爲大末爲小昕猶明也謂視學之晨徵猶召也初明擊鼓警動衆人令起衆人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天子既至乃命有司行此釋奠之事有司即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此謂因大合樂時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則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所以視學者觀有司行禮非是爲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于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中有司告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于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

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無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文王世子天子將視學以鼓徵衆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于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之大略也禮書

長樂劉氏曰天子之元子諸臣之適子鄉遂之賢能在王之大學脩德習樂學舞其必於仲春合樂舞仲秋合樂聲者教之致其敬蓋有三義焉一爲元子將承祖考之祭祀必明於禮樂也二爲將傳道於聖師必先竭其恭敬也三爲天子視學必釋奠養老學士合舞以成其禮也聖人之政先齊其家既正后妃之德於內又正元子之德於外是故天子之大教以視學爲先務焉

嚴陵方氏曰未卜禘不視學蓋教養之久然後可以視之故也天子視學必警衆所以奉至尊不可以不各致其敬故也

山陰陸氏曰興秩節此爲養老視學爲之祭節矣其禮有常秩也言先聖在後者容有司卒事自先聖所反命也與天子出征造于禰同義

石林葉氏曰天子視學則觀禮樂於其中故典禮則言秩典樂則言節書曰天秩有禮則凡見於度數者皆出乎天也傳曰干戈戚揚樂之末節凡見於舞者皆存乎人也出乎天者而以人庸之存乎人者而曰天有之皆所謂禮樂之大者

講義曰學者所以養育人才之地也雖以天子之尊必視學者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以身親之也天子而以身親之則勤者知勸怠者知懲業之精麤有所區別此視學之

意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鄭氏曰又之養老處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適饌省醴親視其所有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孔氏曰若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學畢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其珍具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發其歌咏以樂納之也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也案蔡邕以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非鄭義也天子冕而總干而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之也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三辰之星則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鄉飲酒註數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老更既如賓介故羣老如衆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鄉飲酒注席衆賓于賓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視學至此言適東序則知所謂學者辟

廱也辟廱時王之學也於時王之學祭先師先聖於先王之學釋奠于先老隆殺之別也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適則自此適彼而已設其席位則老者欲安之故也饌者食也醴者酒也適饌省醴蓋互言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珍若八珍之屬凡可以養者莫不具焉故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脩之以孝養者謂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禮書　又樂書曰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爲其血氣既衰而養以佚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奉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而不疑其所謂兄之而興悌信也夫一舉養老之事衆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慢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語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辨君與親也然咏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之樂始而發咏中而管舞卒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及養老幼于東序者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謹其終始如此而衆安得不喻之哉

馬氏曰先老者三老五更存於先而可以爲法於後而天

子所以爲師也三老五更者以其深知三德五事之意也
亦不必數之三五也羣老者庶子之老也王制所謂庶老
是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上貴老而民興孝故天子之於五
更則以兄事之至於庶人之老其禮宜殺焉退脩之以孝
養釋其適饌省醴之意也說者以爲既迎而入獻之以禮
獻畢而樂闋其說非也蓋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退而
適饌省醴則所謂退脩之以孝養
盧陵胡氏曰之往也往養老之處始初也鄭謂始立學非
遂發咏焉此約大射禮賓入及庭奏肆夏也尊老故用兩
君敵禮入門而縣興
金華應氏曰東序夏后氏之學名也此所云序則未必自
爲一學也即學宮之東序焉爾始立學者既釋菜而退儐
于東序諸侯學校之東序也天子亦始立學視學典秩節

而始適東序天子學校之東序也鄭氏於此二者皆以爲
自上庠而適東序夫東序在郊而東瞽在國若自郊反國
則驅馳甚矣以此約度之則東序亦在學中而已樂記祭
義皆謂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則天子之所視者即太學也
大學之有東序者蓋地道尊右神祀尚陰故宗廟之位皆
以西爲上竊意夫西者廟寢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造也今學宮亦然故立
東者黌舍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造也今學宮亦然故立
學釋菜則退儐于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釋菜則退儐于
此而行一獻之儀視學卒事則設位于此而脩孝養之禮
兩者皆曰退儐曰退脩蓋以廟宮爲尊故以黌舍爲退猶
朝廷之進見而曰退也不特此爾春夏干戈秋冬羽籥于
此而學焉凡祭與養老乞言之禮亦于此而學焉大司成
之論說亦在是蓋東序之所容者廣不必若上庠瞽宗之

各異其學也諸侯立學皆退賓于此則知東序不獨魯有之明堂位之言欲明魯禮之盛耳然則天子立四學者何歟曰大學即辟廱也東序亦在其中推本而言之則序之名蓋實因乎夏兼虞商則爲三代之學矣又以周言則爲四學祭義云食老更於大學即東序之養老也祀先賢於西學即視學釋奠也月令之釋奠不曰先聖而專曰先師者先聖少而先賢多也此月令釋奠專曰先師也東序西學皆在大學而獨以大學爲三老五更之地者重其禮也亦恐黌舍廣而廟祀之未必及之東序釋奠先老猶今時祀於學之東偏蓋聖師在西而先老在東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

告以樂闋

鄭氏曰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丁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于旅也語象周武王伐紂之所美以筦播其聲又爲之舞皆于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也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也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等樂

孔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此約鄉飲酒文知之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備後作相爲司正賓

取觶酬主人主人酬衆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
語說鄭註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
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
今于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
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
之音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于堂下
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案
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大會聚學士以登歌
下管之事歌舞其樂以明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興起文
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
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也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
賤之等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養
老之末無笙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

金氏曰周之功成於文王致中和配天地莫大於此
養老敬而愛之同於祖先也禮之大有過於是
終乃歌維清之頌以奏象武又歌武頌以奏大
後合衆學士以舞六代之樂三老五更羣老因
以及乎鄉禹湯之所以爲道皆正五品於其民以致中和之
功文王之所以爲德武王之所以爲功黃
帝堯舜遂言文
樂以養老者所以達六代之聖王有神靈垂教於萬世興
天下之大老致盛德於一人也豈不足以正君臣之位貴
賤之等乎故上下之義行焉

長樂陳氏曰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登歌
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
功而又大合學士以預其事則幽足以達有神明足以興

有德也古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以禮樂相示而已以明非有德與事功者不可以當此然則養老而歌舞是者以其足以當之也樂所以達有神興有德則老者之道亦足以感神而作人矣言養老而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又禮書曰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歌清廟示德也管象示事也德莫盛於文王之清廟事莫先於文王之象清者德之潔而非任也象者事之始而未形也維清奏象而言文王之

典聲禮季札見舞象而言美哉猶有憾則象爲文王之詩明矣鄭氏以爲武王詩誤矣　又曰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

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無大於此故曰禮之大者也鮑竹在下管象以其示事故繼言大合衆以事神之爲道疑其難通故以達言之德之在人則患其不作而已故以興言之書言神人以和則樂之效固有如此者

馬氏曰文德之盛莫盛於文王而登歌清廟者所以發明實主之德也象與大武皆武王伐紂之樂也下管象所以咏其聲大武所以動其容而大合衆學士以行管象武舞之事所以達有神興有德也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藏於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

管象舞武以興之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
也
鄭氏曰羣吏鄉遂之官王于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
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
各帥于國大夫勤于朝州里驩于邑是也
孔氏曰諸侯爲畿外羣吏謂畿內鄉遂之官王自養老又
命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其仁心驩于邑爲希驩仰慕
之于邑也
[illegible]氏曰稱王王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
[illegible]之記事也慮之以仁
義終之以
[illegible]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敬謂省其所以養

老之具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義謂
既歌而語之也仁謂又以命諸侯歸于國復自行之也
孔氏曰此申說視學養老之義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
庶前代之事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
長樂劉氏曰聖王躬行養老之事使天下記之以爲教化
之本故曰記事故始於天子敬老而終於天下爲人子者
莫不敬其老則其慮事不亦大乎愛親不亦敬乎
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之行莫大於孝
此慮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此愛之以敬也
發咏登歌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饌省醴珍具此脩
之以孝養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此紀之以義也命公
侯而下各歸而有所養焉此終之以仁也
馬氏曰慮者慮於中而行於外書曰弗慮胡獲莫非慮也

而慮有大小慮之以大者孝悌仁之本也孝悌所以示其愛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故愛之以敬所以行敬之情而曲致者存乎禮行之不以禮則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行之以禮則無所不盡而養之不可以無其具故脩之以孝養則君臣又嫌於不分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脩之總也紀散則衆亂故以義定上下之分紀之以義所以致其尊而亦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仁慮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終之所依者仁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此篇皆出聖人所記故纂者其言如此紀之以義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蓋方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袒而割牲總干而立雖曰以教諸侯之弟然非所以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是而燕更紀之以義經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此之謂也夫紀之以義矣猶不敢違仁且命之曰反養老于東序纂禮者所以贊明之也楊子曰聖人得書之體若是者近之矣夫禮非聖人制之不能盡非聖人記之不能悉前有聖人作焉後有聖人述焉此道之所以明而不闇發而不鬱也

石林葉氏曰先賢有道德而釋奠以祭之所以致愛於死者也其行可憲其言可飭則設其席位以尊之所以致慤於生者也皆敬之至也此所以愛之以敬也三老則三公致仕者其爵位尊矣故以父事之則不疑於父五更卿大夫致仕者其爵位差矣故以兄事之則不疑於兄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飲以養陽食以養陰饌則食也醴則飲也適饌省醴其珍具矣故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以樂脩食此所謂脩之以孝養也文王功成于清廟而爲受命

之始則歌于堂上武王功成于大武而爲受命之終則舞于堂下此所謂紀之以義也自大昕鼓以警衆而至於舞大武則禮終而樂闋國子俊造得以觀於中侯伯子男得以帥於外而猶以爲未喻也故命百官及養老幼於東序此所謂終之以仁也義也孝也禮也敬也皆出於禮樂一視學而盡舉之則所謂慮之大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鄭氏曰喻猶曉也允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孔氏曰此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在上之德備具其備具者即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愼其始終之以仁是愼其終養老之事既愼其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則衆何得不曉喻焉

嚴陵方氏曰德之備則以能謹其終始故也說命而名曰允命者猶小雅謂之宵雅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鄭氏曰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也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

行不能正履蓋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親猶自也饌必敬視爲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試毒味也嘗饌善謂多於前不能飽又不必武王一飯再飯復初復常所服也

孔氏曰此是第五節以文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不可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內豎記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玄冠玄端齊服也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玄端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齊必用玄者玄陰之色陰氣靜齊亦靜故用玄也

嚴陵方氏曰文武之所爲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則中人之行而已聖人之制行不以已豈一以文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録世子之記於篇末從使後人可跂而及也所謂色憂不滿容者蓋見乎色者既作則動乎容者亦隨之矣喜之類爲陽憂之類爲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玉藻所謂親齊色容不盛是矣齊玄而養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致齊不齊故也服玄則以陰幽思故也然則言不說冠帶而養則齊玄可知言一飯再飯則藥必親嘗可知

山陰陸氏曰朝夕至于大寢門外不言之愈麤矣內豎曰今日安據今而已乃有喜色薄乎云爾據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安通於後乃喜深矣復初變膳言初亦言之法蓋必知所進蓋始而已文王顧末精矣諾然後退爾亦以此不言醫師之藥而言疾之藥著藥其疾之藥也

後學　成德　校訂